

科

小

海天獨嘯子譯

空中飛艇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

說

上卷

科學小說卷上

空中飛艇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1000

弁言

商務印書館贈

小說之益

小說之益於國家社會者有二。一政治小說。一工藝實業小說。人人能讀之。亦人人喜讀之。其中刺激甚大。感動甚深。漸而智識發達。擴充其範圍。無難演諸實事。使以一科學書。強執人研究之。必不濟矣。此小說之所以長也。我國今日。輸入西歐之學潮。新書新籍。翻譯印刷者。汗牛充棟。苟欲其事半功倍。全國普及乎。請自科學小說始。

小說之於社會國家

小說者自然感情之發洩。一關於地理位置。一關於風俗習慣者也。如古代希臘羅馬。富於文學之思想。其間名家。至今尤膾炙人口。今之世。小說著作。以法蘭西爲盛。法俗風逸淫靡。小說家善道兒女事。識者謂於此觀國風焉。我國國於東亞大陸。土

地膏腴。山河秀靈。國民對此自然美麗之感情。形諸詩歌。形諸小說。形諸繪畫者。莫不雅馴文華。極一時之盛。數千年來。文人學士。沉溺於中。流而不返。而政治之基。亦以之肥。識者謂之右文之國。觀其沿革。良有以也。

我國小說之力

我國說部多名家。綺麗纏綿。盛矣。觀止矣。然作者好道風流。說鬼神。勢力所及。幾爲社會之主動力。雖三尺童子。心目中皆濡染之。故其風俗。人人皆以名士自命。人人皆以風雅自命。婦人女子。慕名女美人故事。莫不有模倣之心焉。至其崇信鬼神之風潮。幾於腦光印烙。牢不可破。民間爆發者輩。亦皆假此爲利器。振臂一呼。四處皆應。如先時之紅蓮白蓮。近時之義和團。皆職是也。雖然。居蒙昧時代。得此一伸民氣。亦良佳。今者世界文明。光燄萬丈。此等網羅。允宜打破。則小說之改革尙焉。顧雖言改革矣。毋如我國民。自歐勢攔入。政府窘迫。一蹶再蹶而後。相顧失措。四望徬徨之時。腦筋之影泡頓渴。此時正宜慎選其材料。改換其方畧。以注射之。使其新知新識。

煥然充發。則小說之急於改革尤尙焉。日本維新之先。小說中首譯經國美談等一二書。非無故也。

是書之特色

是書爲日本押川春浪君所著。以高尚之理想。科學之觀察。二者合而成之。一名曰日歐競爭。著者爲日本小說名家。久爲學界所歡迎。其間思想陸離。層層變化。說情說景。宛然逼真。讀之者無不拍案叫絕。蓋小說書中卓絕之珍本也。飛行之艇。雖爲優孟之言。而其實固意中事。吾嘗評我國小說。至所謂封神唐傳野陋不堪之書。歎曰。不可及也。我國理學道學者流。安能思想自由若此。今且爲常事矣。飛艇亦然。今世紀已爲汽電渡移之時代。安知異日所謂兵艦者。皆棄而不用。較國之勢力。數飛艇以對乎。又安知異日所謂飛艇者。皆嫌其碩大滯濡。而另有他物以勝之乎。理想者非空物也。

譯述之方法

是書原本爲二厚帙。本卷名曰空中飛艇。續卷名曰續空中飛艇。今易之爲三卷。一上卷。二中卷。三下卷。卷中多日本俗語。今代以我國文話。凡刪者刪之。益者益之。竄易者竄易之。務使合於我國民之思想習慣。大致則仍其舊。至其體例。因日本小說。與我國大異。今勉以傳記體代之。若夫謬誤之處。則俟我國達者勉賜裨正。所厚幸也。

海天獨嘯子譯并弁於篇端

小科學
空中飛艇卷上目次

第一節 繪島女史奇珍懸賞

第二節 日法志士置酒談心

第三節 俱樂部席間來博士

第四節 貴婦館月下逢美人

第五節 競爭場壯士鬪馳驟

第六節 胭脂馬美人奪錦標

第七節 幌車中魂銷博士

第八節 美術館畫挑佳人

第九節 學士飛艇著成蹟

第十節 伯爵泛舟約知交

第十一節

小湖泛艇博士異變

第十二節

書閣置酒美人壓驚

第十三節

說婚姻橫遭美人怒

第十四節

訪知己折破奸鷲謀

科學小說 空中飛艇卷上

一 繪島女史奇珍懸賞

空想者世人所詬病也。謂其徒抱黃金之理想。陸麗神奇。非復人世所能踐也。不意世界愈進。而陸麗神奇之理想。竟爲之主動力者。不意世界愈進。而有如花如月。驚心銷魂之美人。竟有爲之主動力者。

飛行艇之起。由於法蘭西之巴里。每朝新聞。播傳女小說家繪島女史之遺言。以遺產全部三百五十萬。懸爲巨賞。募空中飛行艇。能大發明者。一時歐洲。全洲震動。評論沸興。電傳至日本。亦揚諸新聞。於是世界各國。皆拭目以觀新發明者。

繪島女史。臨終以巨賞金。託諸巴里。每朝新聞社。而黃土秋花。冷然墓底。有令人憑弔流連。淒酸不置者。彼女史生前若何。行爲若何。並不贅述。而具此理想。傳此遺言。啓空中冒險之奇譚。其人其言。皆千古矣。迄今讀其遺言。有不想望其丰采者誰耶。

遺言曰。

妾不幸。一疾不起。奄奄辭世。命也如此。夫復何言。但妾生存於空想中。富於好奇之精神。祖傳產業三百五十萬。妾今將辭世。一介莫攜。膝無甯馨。繼承莫續。妾生前嘗撰一小說。懸想空中飛行之艇。神妙奇異。描寫殆盡。獨恨獨有理想。未見實行。竊思海底既有潛行之艇。地下亦有汽車之道。空中飛艇。豈遂無之。世之奇能茂才。富於發明者。代不絕人。妾若能保數年餘喘。則廿世紀之產物。空中游龍。雲端翔鳳。不難身際目擊。酬其宿志。今也抱願以終。飲恨胡極。謹以財產三百五十萬。懸爲賞金。有能獨運心擘。成妾遺志者。妾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區區金額。未足當大雅之一盼也。

觀此不思議之遺言。高尚之理想。實足令英雄兒女。倒身同拜者。數日之後。巴里每朝新聞。作繪島女史之紀念。懸賞募集。以其遺言。風播流傳。無論世界何國。有能以女史之空想。發明實踐者。卽有受賞之權利。復繪圖演說。方略殆悉。無如空前絕後。

之大賞金。空前絕後之大機械。豈區區二三頁空名博士機械學者所能望。彼新聞社。受女史之重託。亦不得不慎重周密。酌採檢驗之法。有人發明飛行艇者。必詣每朝新聞社報告。每朝新聞社。即派員檢察。檢察既畢。即命發明者。乘飛艇。至亞弗利加洲之殺兒麻湖。湖中央一小島。繁茂奇麗。有花一種。名虹色花。摘取復命。即得受賞。蓋虹色花者。世界所無之名花也。生於殺兒麻湖之小島。其形如孔雀。兩翼開展。其色每日變幻。凡七次。初而青。繼而紅。繼而紫。葉色黑。香氣馥郁。非麝非蘭。芳人心脾。蓋花仙也。世界植物學者。皆不知其處。繪島女史。嘗於生前。一度見之。偶一拂觸。夢縈神惑。時於小說中。描寫贊歎。歎爲無有。世之有名植物學者。皆以未親芳澤爲憾。無如仙花仙島。悵望云遙。雖欲致之。而亞弗利加洲之內地。山聳峯峙。大河汎漲。復以沙漠縱橫。數千里後。皆蠻族村落。喜啖人肉。猛獸毒蛇。深林蟄伏。好奇歐人。前後冒險。欲達其志者。頗不少。類皆無一生還者。非斃於毒矢。即飽於猛獸。旅魂啾啾。欲歸不得。父兄飲泣。妻孥吞聲。至此而冒險精神。乃爲之一挫矣。然世人富於美麗。

之思想。彼虹色名花。戀其色。醉其氣者。幾於欲狂。莫不欲得而甘心焉。於是羣欲飛行艇之發明。得以入出巒地。自由無恐。遂歐洲植物學者之渴望。繪島女史。本富於自然美麗之天性。苟名花名女。朝夕相對。何樂如之。無如名花難得。名女云亡。風雅之缺憾。幾令人同聲叫屈也。於是巴里每朝新聞。爲之約曰。苟發明者。能身自乘艇。飛駛亞弗利加之湖。彼湖距巴里約千二百哩。藉以試驗飛艇之實力。苟得自如無恙。即於島中。摘花數枝。駛歸巴里。至女史墓前。以花作花環。插於女史之墓。即得三百五十萬之名譽賞金。

是約一出。歐美諸國。皆爲震動。巴里每朝新聞社。繪女史肖像。市售之。購者纍纍。日罄二十萬枚以上。猶以爲未足云。雖然。非常之業。必待非常之人。彼理學者。機械學者。艷於名譽。驅於慾望。非不欲一獻其技。而學術不濟。敗者絡繹。就中有名之學者七人。皆修理學機械學。內三人居於巴里。二人居於德意志。其外英國一人。美國一人。皆潛心研究。自居於發明家。世亦翕然許之。方以爲天外縱橫。名花生致。可立得

也。無何方及半歲。內四人皆中途破敗。一人復斃於病魔。所餘者二人耳。至此而世界之期冀。女史之遺言。生死關頭。皆係於二人之身。彼二人者。人物如何。學術如何。有不得不令人懸想者也。

巴里每朝新聞社。募集之例。每歲終。以應募之事蹟。揭於報端。至此二人之紀事曰。世界讀者諸君。本社以繪島女史之遺言。懸巨賞。募飛艇能發明者。今事已及歲。當世有發明之望者惟七人。諸君所共知也。無如內五人。企圖中止。所餘者始及二人。一爲大化學者武柄博士。其人富於腦力。學識優異。一爲日本理學士遊學巴里者一條武文氏。卓越有天才。自於河旁。設祕密研場。日夜研究。迄不少衰。今二人皆居巴里。各抱競爭之心。武柄博士。空中昇騰之術。由於發明瓦斯一種。方之空氣。輕二十四倍。有半。飛動之力。重於電氣。一條理學士異之。全利用水氣瓦斯。及電氣之力。其艇飛揚。由於無煙火藥之爆發。爆發一生。乃有一種不可思不可議之瓦斯。相乘而起。機關運動。皆甚祕密。二三年後。必有偉大奇麗之壯觀。貢

獻於世人之目者。吾人謹馨香拜祝。拭目俟之也。

由是觀之。武柄博士。一條理學士。二人皆發明家。負世界之重望者也。然考二人之行狀。不無大異。武柄博士。天性陰險。道德腐敗。富於嫉刻之心。惟堅毅不撓。百蹶再振。一條理學士。爲人奇俠磊落。有異才。數年前。辭故鄉。遊巴里。潛心致志。誓欲踐女史之遺言。振日本之名譽。每夜於祕密研究場。徹夜參考。無倦容。一夜誓言曰。

大丈夫不能開創萬古之奇劇。橫掃一世之豪傑者。傀儡耳。

是時去女史死後。三年有三月。暮春晚景。落花淋漓。河畔清風徐來。颼颼拂衣。一條理學士。顧而樂之。自思曰。如此好風景。胡不一遊。乃振衣向巴里公園而去。正是
最是名花心事烈。無限英雄壯氣生。

二 日法志士置酒談心

法蘭西巴里之市。近於織衣兒河之旁者。廬宇壯麗。水波清漾。葡萄之棚。綠蔭欲滴。假山峻嶒。花木茂榮。理學工學諸士。薈萃於此。設立研究之場。故建築連亘。縱橫交

錯。一條理學士。即於是居焉。

無何邸宅之內。一自轉車。飛躍而出。其人身着春服。丰姿清麗。年約三十餘歲。意氣揚揚。顧盼微笑。一見而知爲當世人物。其人爲誰。即一條理學士也。學士數年以前。至於巴里。忘寢廢食。經營構造。今飛行艇。將已垂成。私心竊喜。乃欲遊覽消遣。以解宿困。於是跨自轉車。向巴里公園而行。忽迎面一自轉車。鳴鈴隆隆。飄忽而至。視之。貌似女子。年齡二十七八。眉目秀雅。風致翩翩。乃法蘭西貴族紳士輕城伯爵也。一條理學士。忙自自轉車。一飛而降。輕城伯問曰。呵。理學士。今日何往。亦自自轉車降。理學士曰。許久不見君。今何佳興。乃爾。輕城伯爵答曰。今特溯織衣兒河。至君家訪舊耳。理學士微笑曰。原來如此。僕可再歸。輕城伯爵忙止之曰。毋毋。僕往君家。無大要事。惟先時歡聚。至今不忘。今久不晤。欲一慰睽違之感耳。今旣相逢。可同遊公園。何如。理學士拍手曰。難得如此天然結構。僕近日臥守研究場。吸飲電氣。瓦斯諸種臭氣。欲至公園中央俱樂部。一消宿悶。今旣故人相逢。倍生歡愉。緩當與君痛醉也。

輕城伯爵大笑。於是二人復乘自轉車。前後頡頏。笑語膿膿。向公園而去。

且說理學士。數年前。離日本。至法京巴里。平生交際親密者。惟輕城伯爵。與法蘭西外交官春島男爵之女薔薇嬢。輕城伯乃法貴族。食輕城郡。既有先代繼承富饒之領土。復享有國境野比拉盧地巨大之銀山。其銀山每歲所入。七百五十萬弗。平生爲人。揮霍廣結納。尤好理化學。數年前。來遊日本。與一條理學士。一見如故。不啻水魚。輕城伯愛理學士奇俠磊落。復驚其天才。理學士亦視爲莫逆。倍親信之。今所居織衣兒河畔之室。即輕城伯之別墅。後因繪島女史之遺言。募有能發明飛艇者。一條理學士挺身應募。輕城伯以其富於腦力。學術卓越。許以成功不疑。乃自出貲。建築祕密研究場。復厚助以財。爲試驗之費。今大業雖將告竣。實輕城伯之功。有以致之也。一條理學士感輕城伯之義。凡祕密發明。無不傾吐。當謂輕城伯曰。他日事業告成。當與君攜手。振翼雲端。扶搖直上也。

二人平昔交情既若斯。故今日久別相逢。倍形親密。一路笑言歡敘。不覺已至公園。

二人齊下自轉車。升大理石之階。緣階而南。互登樓上。時當暮春。風景瀟灑。夫人令孃。齊集貴婦人館。紳士貴族。共入俱樂部。巴里紳士。一大娛樂場也。建築經費。數十萬弗。飲食遊戲。音樂器具。無一不備。庭園晚眺。一望入目。品景者謂之巴里第一云。樓上奇珍異品。羅列鋪陳。少年美女。連袂翩翩。至夕陽西下。人影絕少之時。相與鋪席陳酒。二三歡飲。或鬪骨牌之戲。或踏球賭勝。華胄公子。捉美人之袖。喋喋喃喃。歌舞爲歡。歌舞既畢。舉觥互酬。不醉無歸。真個風流才子銷魂處也。輕城伯與一條理學士。至俱樂部。憑窗遠眺。覺輕煙浮盪。亂霞暈紅。遠山青蕪。隱隱入座。二人至此。不覺胸際頓豁。乃命酒陳肴。市蕘菓。互相啖食。席間輕城伯謂理學士曰。一條君。三年月日。如駒過隙。回憶繪島女史之死。遺言懸賞。募能發明者。君奮身應募。幾經日月。今飛艇將成。不久即飛躍之期。實世界理化學社會。舉盃頌揚之日也。君至此頗得意否。一條理學士。聞言之下。漫無矜色。悠然憑椅。謂輕城伯曰。以二十世紀文明之社會。飛艇發明。有何足奇。今浮揚之機。雖已完備。而回轉螺旋。尙須

經營一月以後。或可與君白雲萬里。翔羚縱橫乎。輕城伯拍掌曰。快甚。雖然。君一月後。飛艇告成。武柄博士。必有大競爭起。彼飛行艇。亦將及竣。近今日夜試驗瓦斯之力。僕前至俱樂部。與彼晤。彼問一條理學士。何時成功。僕答以尙須半載。博士似有喜色。一條理學士笑曰。博士飛行艇。與僕之飛行艇。同時成功。實可爲學界一賀。即僕之飛行艇。與博士之飛行艇。實力上起大競爭。亦屬樂事。輕城伯曰。如君言固佳矣。然博士陰險不可測。彼飛行艇。固不及君。但繪島女史之賞金。未知鹿死誰手耳。一條理學士曰。否否。僕非爲財者。特以器械發明。爲學界生一特色耳。博士達者。想必與僕同見。輕城伯曰。否否。君可謂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小矣。彼卑劣。心目中惟知有賞金。先時曾求僕紹介。以結於君。彼之意。不過欲舞其陰鷲。以窺竊君耳。君以東洋豪傑之風。洒落大方。易墮奸計。僕故却之。僕今日亦無他慮。惟望飛行艇。早成一日。則早壓世界一日之心。彼此並行。而不相悖。伏祈千萬珍重。一條理學士曰。唯唯。競爭不足慮。僕不以私意而滅公見。但願彼我同時成功。雖至競爭。亦千古一時。

不可多得。輕城伯曰。武柄博士。前此覺有艱難之色。幾絕出入。近時街市遊覽。忽覺優裕。殆成功矣。正談之頃。忽一美女。姿色綽約。秋波橫流。手捧酒瓶。嫋嫋而來。輕城伯問曰。卿不從相戀遊。至此何故。其女答曰。晦氣晦氣。遇此薄行博士。輕城伯問曰。薄行博士是誰。女笑曰。君不知武柄博士乎。今往公園競馬場去矣。輕城伯問曰。今將競馬乎。女答曰。否。競馬在金曜日。今特以競馬應用諸物。預備寄存也。君與博士。曾有舊否。輕城伯曰。有亦不深。彼飛行艇。想就緒矣。女撫掌曰。絕妙推測法。輕城伯與一條理學士。同聲大笑不息。笑聲未絕。廊下一人。緣梯而上。目光炯炯。眉間隱隱帶陰刻氣。二人起迎之。正是

知己之間。乃見肝膽。彼何人斯。完蛇魍魎。

三 俱樂部席間來博士

且說武柄博士。至競馬場少時許。復至俱樂部。聞輕城伯與一條理學士。鬨笑之聲。乃登樓相見。強作笑顏。謂二人曰。兩君好意興。適從廊下經過。聞二君笑聲。急欲相

見。衝突不恭。恕恕。乃與二人握手爲禮。一條學士曰。博士許久不見。一向在何處。輕城伯曰。博士飛行艇。遮莫成功。快煞矣。久虛席待君。君可入席。博士大笑。傍椅而坐。問曰。一條君所造空中飛行艇。作何模樣。何時竣工。輕城伯忙以目視一條理學士。無如理學士平生磊落。無遠慮。即時應聲答曰。僕之飛艇。約一月可作初次試驗。但願貴艇速成。競爭作樂。豈不幸甚。武柄博士突然變色曰。一月信乎。不覺勃然起立。張皇之色。形於容辭。復強抑而坐曰。一月即可成功。可慶可慶。一條理學士自知失言。乃轉語曰。信則未必。特僕之豫定時日耳。此時如願與否。君與僕安能知之。博士曰。是是。言下其色似安。心內思道。彼一月可成。我何不可一週成之。是時心中躊躇。徬徨。漫無定晷。輕城伯探知其意。故意謂曰。但願博士貴艇早成。捷足先登。賞金囊中物。不難致也。博士以掌拍掉道。唉。安得如君言。非一年。必半歲矣。

蓋自女史遺言。募世界飛行艇之發明。委身於此者。人人不無競爭之心。勢也。毋如一條學士。天性爛熳。洒落自如。雖心內競爭。而豪氣自矜。不爲詭詐權謀之術。以取

笑於人。武柄博士復異於是。嫉妒刻薄。賦自天性。平生甘言飴笑。與人相接。而腹劍心蝮。詭幻莫測。常恐一條學士。與爲勁敵。故苦心經營。務必求勝而後已。今聞一條學士之言。正如半空霹靂。旋落頭上。嫉妒之心。油然而生。一條學士見其形容。心竊鄙之。乃謂博士曰。今姑舍是。聞君於金曜大競馬。頃去預備應用諸物。信乎。博士急作笑顏答曰。否。君勿爲彼女所誑。我於應用諸物。皆質典肆矣。輕城伯曰。既如此。我爲君取來。博士笑曰。抱歉抱歉。君非他人。否則貽笑矣。一條學士鼓掌大笑道。是何足異。我於飛艇機械。皆於工場貸取者。今各種皆粗就緒。惟吸鏢桿回轉螺旋。已囑工場製造。來週可成。今當閒暇。願與君一遣何如。博士稱善道。如此甚佳。金曜競馬之會。凡世界名馬。及有名騎士。無不齊集。且是次之樂。大異往昔。某男爵之令嬢。貌若天人。今亦與會。美人乘馬。斷難多覩。君與僕皆不可不一往也。蓋博士平生嗜聲色。近婦女。人以薄行博士稱之。今於語言之下。隱衷傾吐。二人聞之。不覺失笑。一條學士曰。君所言者。莫非春島男爵薔薇嬢乎。武柄博士急問道。君得毋與美人相知。

否。一條學士含笑不答。輕城伯曰。傾城傾國難再得。誰不欲一飽眼福。然此女亦奇矣。言未終。忽聞廊下一女子呼曰。博士博士。客久候矣。博士發怨道。誰教如此囉唆。破人談興。乃起身辭曰。競馬場再聚。左右狼顧而去。正是

一狡一正。妍媸乃見。一正一狡。世事潦倒。

四 貴婦館月下逢美人

武柄博士。去時許。日已全暮。一條學士與輕城伯。相攜出俱樂部。其時明月初上。風景如畫。階砌殘紅。拂風緩飛。二人乃乘自轉車。款款而行。一路賞玩風景。徘徊不置。不覺迎面一處。碧水湛湛。香氣勃勃。中峙一室。儼若王宮。遠視之。室內燈明如晝。音樂齊作。歌衫舞袖。粉黛交錯。蓋即巴里貴婦人館也。

貴婦人館。乃巴里上流社會。花顏柳腰。行樂之處。常徹宴飲。以爲常。曳紅拖紫。紛紛聚合。室內電燈燦爛。人影婆娑。時或美人連袖。月下歌舞。或分花伴月。作長夜遊。望之者以爲廣寒不啻也。二人相語曰。得此盡餘興良佳。於是復下自轉車。攜手觀少

時一條學士失聲歎曰。此溫柔鄉也。英雄氣老盡矣。輕城伯大笑曰。英雄亦兒女乎。一條學士曰。惟英雄乃兒女耳。區區狹邪者何足道。二人撫掌大笑。復握手佇立。眺望樓閣。輕城伯曰。使全世界婦女。皆如巴里。使全世界集會。皆如音樂會舞蹈會。豈不樂甚。一條學士曰。然。本要如此方佳。言罷莞然。輕城伯曰。君亦有所蔽矣。其實全巴里中止薔薇孃一人耳。一條學士曰。僕素知之。孃數年前。曾與其父烏春男爵。渡敵國。父爲敵國駐劄公使。後除支那法國公使館。孃偕往支那。受優異教育。曾邀僕遊學巴里。孃歸國時。僕往送別。戀戀不能舍。至泣下。今不意豔名聞天下。庶不抹煞矣。其如絕世身價。不自珍貴。躬詣競馬。不幾令人驚懼乎。輕城伯笑曰。是何驚懼之有。今聞其父在支那。購歸名馬一匹。孃珍愛之。常自乘。異日競馬場中。豈非一大特色。僕樂之而君驚之何也。一條學士頓足曰。君誤矣。恐中道有顛仆之虞。奈何。輕城伯撫其背笑曰。孃死。君失愛寵乎。我慰君。天下何處無美人。所難者巾幗鬢眉耳。孃能馳馬與否。必自量。君毋恐。一條學士有慙色。旣而曰。貴婦人館中。婦女如雲。不

知其中有薔薇孃否。曷觀之。乃攜手登階。將入門。忽一美人迎面而出。年約十八。嫵媚窈窕。妖媚欲絕。犀齒微露。含笑而來。至館門。見輕城伯。疾呼曰。阿。前面敢似輕城伯。請這入。輕城伯含笑。以手微叩一條學士之肩。學士視之。正薔薇孃也。輕城伯亦拱手答曰。薔薇卿。久不見。令人悶悶。今夜甚會。卿尙未歸。薔薇孃輕以纖手弄帶掩口笑答曰。今夜詩文朗誦會。妾頗樂。故尙未歸。兩君乘自轉車乎。輕城伯曰。然。薔薇孃曰。似此可同道。輕城伯指一條學士。謂孃曰。卿以此君爲何人。頗面識否。薔薇熟視久之。驚曰。君非一條武文君乎。輕城伯鼓掌曰。得之矣。一條學士亦含笑言曰。方纔說卿便逢卿。豈非天幸。許久不見。大逕庭矣。三人互爲解頤者久之。輕城伯曰。卿可乘馬車。僕代呼何如。薔薇孃止之曰。毋毋。故人相逢。不可無話。今夜風月絕佳。可同行。至前途再乘。未晚也。於是三人結伴。共出巴里之市。

且說一條理學士。在故國時。便與孃熟識。孃事之爲師兄。膠漆相投。朝夕不離。輕城伯亦與孃有世交。而與學士爲知己。今月夜逍遙。披心話舊。三人之樂。不言可知。途

中理學士謂孃曰。卿卿聞爾金曜大競馬。輕城伯大不贊成。薔薇孃曰。呵。何故不贊成。復秋波一轉。視輕城伯而言曰。君何故不贊成。輕城伯亦順勢言曰。卿宜自重。萬一顛蹶。如之奈何。薔薇孃掩面笑曰。君男子。何兒女氣乃爾。今妾父購歸支那名馬。人以神駿目之。不可不一試也。輕城伯曰。第一鞍轡宜慎。孃撫掌笑曰。信如君言。則理學士將乘飛行艇。遨遊空中。一息千里。毋太危乎。三人放聲大笑。

無何行少許。已至巴里利機野兒街。袖葉侯爵夫人之邸。侯爵夫人愛薔薇若掌珠。儼若親女。今孃父駐劄支那。故孃常寄居夫人之家。薔薇至此。挽二人入室少休。二人力辭。乃共乘自轉車。至於織衣兒河畔之室。正是

不負尋花約。共作踏月歸。

五 競爭場壯士鬪馳驟

閱一日。已是金曜。爲競馬場大競馬之時。當日一條學士。午前九時。離織衣兒河旁之室。途次輕城伯邸。輕城裝束已畢。二人共乘馬車。至公園競馬場。其時人衆如雲。

武柄博士在焉。見二人來。起身迎曰。二君何遲也。輕城伯曰。因候學士頗久。故爾遲。今旗幟已整。號鐘已列。想久發矣。乃與學士攜手出棧前。共觀之。

見夫場內。世界駿馬。縱橫布列。貴族縉紳。有名騎士。裝束嚴整。揚鞭笑語。莫不有馳驅之志焉。四面觀客。連袂成帷。揮汗成雨。巴里貴婦人。服錦御繡。施黛傅朱。結袖而前。羣欲先覩爲快。場內廣袤數英里。雲棧銜接。一望不絕。真箇紅旗揮。人波動。馬舞蹄。人振帽。歡呼之聲震天。拍手之聲鳴地。蓋壯觀也。

一條學士。取南側之棧。地勢勝利。利於馳驅。棧內飾五色之絹。凡賞牌授與。必於是焉。忽棧內屹然一聲。數馬猛馳而出。威勢隆隆。毛髮嶄然。場內鳴鐘麾旗。響聲不絕。不一時。數馬至出發之地。並列。輕城伯問曰。今已幾次。武柄博士曰。三次矣。是次爲亞刺比亞雜種之馬六匹。距離一英里三分之二。少間復曰。春島薔薇孃在第四次。輕城伯思道。薔薇美人。何尙不來。復念道。薄行博士。意不在馬。辱煞美人矣。一條學士。亦兀自腹笑不已。謂博士曰。博士博士。競馬遇美人。壯士氣不揚。珍重珍重。博士

亦假笑曰。唯唯。不敢忘。

然薔薇之貌。實婦女界中第一人物。居常騎支那名馬。遨遊街市。見之者無不骨欲折。神欲靡。人常歌之曰。薔薇薔薇何芳烈。月無顏兮花無色。故薔薇豔名之於巴里。幾於入耳欲狂。今於競馬之會。躬詣此列。人莫不欲拭目觀之。因而與會者滋盛。不一時。薔薇華服豔妝。簪白薔薇花。偕貴族夫人數十。儼儼而來。至於棧內。

是次爲亞刺比亞種競馬。果如博士之言。烏拉兒少將。騎栗毛馬。出類拔羣。凡馳驟十餘次皆勝。觀客拍掌揚帽。喝采歡呼。極一時之盛。競馬之例。自午前九時始。至正午第五次告終。復休憩少時。爲第六次純粹亞刺比亞馬之競走。今爲第四次。人皆佇望絕世美人薔薇。出發至第七次。爲世界各國駿馬。互集競走。距離凡二英里。

少頃。號鐘一鳴。四方響震。名譽審判官。徽章燦爛。右麾紅旗。左執白旗。紅旗一揚。彼方一騎。躍然而出。其馬乃俄國西伯利亞所產。連錢栗毛。姿勢雄偉。人誇爲世界神

駿騎士着綠色競馬服。勇氣勃勃。左執轡。右揚鞭。自一條學士之前。一閃而過。至於出發之所。次法蘭西陂兒奪所產之馬。鬣如獅。鐵蹄飛揚。火石奔裂。騎士着紫色輕裝。胸文卍字。同詣出發之所。次爲純粹亞刺比亞種悍馬。身長九尺。昔爲洗滓兒所乘。謂之赤龍馬。後巴里公爵得之。各處競馬。常居第一。鬣飾金牌數十。騎士亦有名之比攸龍伯。着赤色競馬服。意氣揚揚。顧盼自雄。無如此馬性悍烈。多被蹴殺。出發之時。必以黑布蔽其目。旁以數人。以鞭箠之。若一號嘶。狂氣迸發。前蹄蹴揚。遇者必死。故亞刺比亞悍馬乘發之時。數萬觀者。皆奔避之。第四爲絕世美人薔薇孃。乘支那馬。自輕城伯之胸前。一躍而過。一條學士。定睛觀時。其馬身體長大。鬣尾崢嶸。全身潔白。矯若游龍。薔薇孃頭結雲鬟。腰纏錦絹。風姿綽約。微含羞態。真箇輕逸剽捷。飄飄若仙。觀者拍手喝采。歡聲如雷。輕城伯與學士。齊聲大笑。

隱視武柄博士。神情恍惚。努睛不移。鵠望美人。有若木雞。二人以手互推示意。細語曰。魂去矣。言未已。不覺笑聲迸裂而出。博士似微有所知。佯言曰。以婀娜美人。跨神

驥。無異馬中之龍。人中之王。苟與亞刺比亞悍馬。並逐爭先。豈非妙觀。二人領之。舉目觀衆人時。贊歎游揚。品題月日。噢噢不休。無何第五英吉利產之栗毛馬。騎士輕裝。超乘亦出。第六爲意大利奪利僂奪所產之雜種馬。騎士着桃色絹服。冠戴華麗。最後乃德意志公使所畜之馬。其色黑。騎士服青服。陸軍士官也。共集出發之所。作一字陣。

於時上下鼎沸。人聲喧嘩。羣目攢視。共待出發。場內所列各馬。橫逸縱躍。如虎如羆。惟薔薇孃所乘白馬。溫柔馴練。寂然不動。忽與亞刺比亞悍馬相近。悍馬飛蹄蹴之。其馬長嘶一聲。左右迴轉。馬卒握轡。盡力執之。是時乃有華胄子弟。出貲共賭。皆以悍馬爲必勝。頃刻百金千金。纍纍充物。一條學士。見鄰棧人衆充盈。私往觀之。聞一人曰。亞刺比亞馬。威勢稜稜。我賭必勝。貲三萬。旁一少年貴族謂學士曰。君賭乎。一條學士曰。賭則賭。我賭白馬必勝。少年喜曰。佳甚。學士復暗揣道。白馬雖良。爭奈悍馬之猛烈何。乃謝曰。緩當報命。復至原處。與武柄博士輕城伯三人。袖手作壁上觀。

不一時。紅旗一振。羣馬攢動。砂石暴揚。鐵蹄震鳴。駿馬七匹。驀地而出。真箇奔潮吼瀑。澎湃崩騰。正是

一鞭殘照落。萬馬蹂躪來。

六 胭脂馬美人奪錦標

羣馬一發。惟見亞刺比亞悍馬。猛烈神速。天奔地逸。真箇驥北空羣。獨一無二。第二西伯利亞所產之連錢栗毛。第三桃色騎士之意大利名馬。薔薇孃所乘支那馬。反出其後。居第四第五之間。與法蘭西陂兒奪之馬。兩首相駢。春風駘蕩。毛髮張立。第六第七。乃德公使之馬。與英吉利產之栗毛馬爭。不意德公使之馬斜逸。騎士自馬背如飛而墜。

觀者數萬。揚聲拍手。踏足喝采。六匹駿馬。馳過之處。棧爲之崩。曳紅拖紫之流。併足而立。落棧者不知其數。至一周半。形勢稍定。第一亞刺比亞悍馬。次連錢栗毛。次陂兒奪產之馬。次意大利名馬。最次爲薔薇孃所乘支那馬。按轡而馳。不施鞭箠。英吉

利馬。至中途離隊。已中輟。

第一周終。所餘一周。已過四分之一。亞刺比亞悍馬。其勢已殺。距次約略十餘尺。次連錢栗毛。疲色已見。次陂兒奪產之馬。亦不能支。忽薔薇所乘支那白馬。速力大增。踴躍咆哮而前。超意大利名馬。四方觀者。歡聲雷動。貴婦人棧。夫人令孃。振巾揚手。驚喜若狂。薔薇白馬。既超越意大利名馬之前。幾如疾風迅雷。山川皆決。舉鞭一揚。勇氣百倍。瞬息間。超陂兒奪之馬。復一鞭而前。與連錢栗毛。兩體相薄。轟然一聲。連錢栗毛。人馬皆墮。薔薇孃乘勢復盡量一鞭。飛揚前進。二周方四分之三。遂與亞刺比亞悍馬逼近。觀者數萬。齊聲歡舞。

其時既與悍馬逼近。悍馬騎士暗思道。是馬常以天下逸物自命。今一落後。尙復何顏。乃左加鞭。右鳴鑿。拚死而進。薔薇亦示以必死之勢。電光石火。塵土飛揚。忽二轡相駢。悍馬居內。白馬居外。八蹄飛舞。如瀉大海。如捲烈風。觀者目眩。望者神奪。既而火花飛散。流星閃鑠。天地無聲。人偶若木。薔薇所乘之白馬。一超一縱。遂登彼岸。

忽白旗翩翻。隨風颺展。悍馬騎士。形神惘然。隨後第三第四。與墜馬騎士皆至。是時盛觀。蓋自千八百十三年拿破崙皇帝。凱旋祝競馬以還。所未曾有者也。薔薇嬢既先登得勝。卽有數人前來。代爲取轡。慰勞再三。賞讚之聲。不絕於口。四方觀者。飛帽振帛。舉手相慶。繼而給賞牌授與式。受光譽金牌。憇少時。復迴馬首至棧上。與輕城伯一條學士相見。嫣然含笑。尙無倦容。輕城伯與一條學士。見薔薇嬢如此豪俊。心折之極。不覺意氣百倍。一條學士謂薔薇曰。天下有貌如花。顏如玉。而猛勇豪邁。如卿者乎。薔薇笑曰。君狂矣。得免顛蹶。幸耳。三人復鼓掌大笑。忽聞鄰棧爭譟。一人怨曰。不聽白人言。今至於此。武柄博士笑謂學士曰。神哉一條君也。不幸而中矣。言罷。微以睇矚薔薇。學士亦佯應之。薔薇似覺不安。乃辭而去。

第八第九第十競馬之次。自美人競馬之後。觀者已疲。各自散歸。乃於午後四時終會。一條學士武柄博士。共乘馬車。詣輕城伯之家。正是

美人汗馬胭脂溼。壯士馳驅意氣衰。

七 幌車中魂銷博士

一條學士三人。自競馬場出。乘馬車。將至輕城伯家。一路紛譁擁擠。街道兩旁。綠柳蔭垂。隨風欲靡。馬車數十。絡繹行列。幌馬車上。貴婦令嬖。桃花絹巾。蝙蝠錦傘。寶玉羅胸。時花簪帽。的是天上羣娥。人間粉隊。輕城伯命御者超越而進。不數武。與一幌車相併。車內張鶯色蓋。夕陽斜射。人面相映。貴婦數人。撫肩笑語。忽一美人。迴面一顧。一條學士與輕城伯見之。驚曰。呵。蝙蝠傘側。婀娜玉顏。嬌媚流波。果係何人。遮莫與薔薇伯仲。復熟視之。莞爾曰。相見不相識。豎子真癡煞。錯過錯過。蓋車內美人。卽萬馬場中。馳駿馬。奪錦標。推翻一時之薔薇嬖也。今貴婦人置慶酌。特邀薔薇作賀。道出於此。不意薄行博士。一路見貴婦人車。兩目爛爛。着眼欲穿。就中尤以窈窕婢媚之薔薇爲甚。今聞二人之言。嘆噓不置。復日梭梭矚車內。飽視一番。覺清香暗襲。橫車而渡。着骨欲醉。視武柄博士。顏已紅。神已倦。卒然問曰。兩君。車內美人。君有親舊否。一條學士已知其意。答曰。別無親舊。輕城伯微笑曰。雖無親舊。然與一條君在。

日本時。甚相得。不亞親舊。博士聞言。蹴然曰。阿。原來如此。以手及額。作躊躇狀。欲言復止。面愈漲紅。一條學士問曰。君有何言。但說不妨。博士乃強跼踖而言曰。我欲相浼。學士曰。有何相浼。博士笑曰。欲浼君作紹介。以交於美人耳。學士曰。事亦不難。但未知美人之意如何。容緩商之。輕城伯笑曰。君欲紹介。非一條君不可。一條學士目輕城伯。作怨色。回顧博士。笑容可掬。握手謝曰。君母卻事成。厚相報。一條學士懊悔不已。暗思道。以此薄行人。遇婀娜之佳女。不幾於狂蜂盡瓣。暴風折花乎。誤矣。誤矣。是時萬端千緒。縈遶衷懷。輕城伯亦自知失辭。形色不安。

夫以博士漁色若渴之流。遇此傾城傾國閉月羞花之貌。欲其璧完玉全。不遭殘折。人誰信之。一條學士。蓋有鑒於此也。雖然。婦女之勢力。已久有世界之主權。自古叱咤風雲。縱橫天下。匹馬短刀。踏掃萬軍者何限。而以婀娜之美人。直以一笑一顰。喪其氣。銷其魄。兒女之心。油然而生。甚者因而委身焉。吁。前者之氣何壯。而後者之氣何老也。考之歷史。如西雜兒。如訥爾遜。如拿破侖。固一世之雄也。而常以一少女。一

婦人。坐致失敗。溺之而不返。甘之而不悔。豈智力有不及哉。海天獨嘯子曰。吾於我國。得二人焉。一信陵。一項羽。謂其血性憤激。始終不失英雄之本色也。至其歸宿。一則醕酒婦人。如若不及。一則帳下美人。悲歌宛轉。大敵不足屈。湯刃不足撓。震雷閃電。不足撼。而於區區脂粉裙帶間。操縱自如焉。噫。千古英雄。同聲一慨矣。卽以日本論之。平生自命爲犧牲熱血。尊國家。擴權力。建不世之業者。一至溫柔。意氣喪失。或質衣貨劍。以供笑顰。終身落魄。悠然自如。雖然。豈獨東亞。今之世界。女子進化之時代也。文明之餘勢。烽焰磅礴。旗幟颯展。一鼓而壯士失色。再鼓而英雄入彀。三鼓四鼓。而世界男子智慧能力。財富思想。宛轉於鞞輦之下。仰其顏。承其色者。非女子勢力之範圍耶。吾謹高歌龔定盦之詩。以語世之所謂豪傑者曰。生平雖亦薄湯武。不薄秦皇與武王。設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

今就武柄博士言之。彼亦天才卓越。不可多得者也。而一見薔薇。卽神往若此。雖曰好色乎。亦非無故矣。然而社會愈進。則愈崇秩序。整組織。武柄博士。終爲破敗社會

天然法度之亂。未可恕也。

且說武柄博士。聞二人之言。自覺樂不可言。一路贊揚薔薇之色。并詢其家庭嗜好。生平行狀。一條學士默然不答。惟輕城伯平生洒落。直述無隱。謂博士曰。彼生平僕亦頗知。今其父爲支那駐劄公使。夫人亦絕色。孃渡日本時。與一條君交際頗密。然孃於婚配之事。自處甚高。常意者恐無其人耳。輕城伯之意。蓋以此微諷之也。不一時。已至機野兒街。及輕城伯邸前。輕城伯爲巴里第一富豪貴族。邸弘大。左築假松山。右一大池。如湖然。魚藻交映。及二階。侍女出迎。三人登樓眺望。至絕頂。覺天際湛空。萬山入目。乃披襟互坐。侍女進鮮菓。視之皆非本國產。甘美薰烈。一條學士問曰。密器所藏乎。輕城伯曰。否。僕以食品多易腐。故設一藏冰室也。不一時。置酒共飲。互相笑樂。武柄博士無一時忘薔薇。嘗求著名畫家。繪薔薇之像。朝夕置座側。今聞有可乘之機。慾望迫不可遏。數回催促學士。求其紹介。學士故意遲遲。飲罷。謂博士曰。我興至。君毋迫我。乃束帶緩衣。至大池中。泛艇爲樂。竟若忘者。武柄博士心內恨恨。

不已。一條學士早已燭其肝腸。外若不知。談笑如故。至十時許。各別而歸。正是
天臺自有仙人約。遊客等閒便問津。

八 美術館畫挑美人

至次日。一條理學士。終日於理化學機械室。閉戶不出。輕城伯午時讀書數時。午後
三時。欲命駕訪薔薇孃。述昨日祝賀。安排未已。不意薔薇已至。笑顏豔麗。較前更絕。
甫及室。笑語曰。伯爵伯爵。昨夜諸貴婦。爲妾作祝賀會。會終已倦。今日午前欲相訪。
復爲諸友繾綣。可笑人也。伯爵忙整冠出迎。亦笑曰。天幸天幸。正欲訪卿。卿便自到。
甚因緣。屈得枉顧也。薔薇孃曰。欲挽君同訪一條君。可屈趾否。輕城伯曰。一條君居
織衣兒河畔。距離頗遠。今飛艇將成功。日夜締造。想鍵戶矣。薔薇孃然曰。原來如此。
妾不知。非君言。將冒昧矣。輕城伯曰。僕正苦寂。今與卿同遊公園何如。薔薇喜諾之。
於是同乘馬車。親握纖腕。與意中人擁膝而坐。覺春日遲遲。山水青青。和風入懷。蕩
人神志。經競馬場。相與話昨日盛事。鼓舞大笑。無何至一處。芝草蔥鬱。飛泉潺湲。自

右端瀑瀉而出。二人攜手下車。至泉畔。徘徊久之。不意木柵之側。一人佇立。視之。卽武柄博士也。博士自俱樂部歸。見輕城伯與薔薇嬢攜手眺望。愛戀倍常。心內勃勃不已。欲直相見。又恐唐突美人。不得已偶立觀之。今旣爲伯爵所見。乃飽作笑顏。言曰。伯爵。昨日不恭。感謝感謝。言罷。以睛注薔薇。伯爵笑曰。博士大功將成。何尙在俱樂部。忽轉念道。彼之眈眈。爲薔薇耳。今旣相逢。萬不能卻。乃謂博士曰。博士。久欲求紹介。今好機。不可失。復側立向薔薇嬢道。此僕之友武柄博士。與一條學士。同發明飛艇者。薔薇嬢乃伸纖手。嫣然展笑。握博士手作禮道。久聞大名。失敬失敬。是時武柄博士。魂魄皆散。恍入夢中。定睛移時。乃以手復禮。緊握纖腕。薔薇眉爲之一皺。輕城伯曰。今稍閒。可同遊覽。談飛艇成蹟何如。博士欣然應允。三人沿泉水之畔而行。博士欲得薔薇之歡。善詞作色。旣贊其顏色。復稱其雄武。輕城伯洒落大方。毫不在意。行數武。至巴里公園凱旋門外之大美術館。是館壯麗宏偉。稱爲世界第一。春夏秋冬。美術之品。瓊列珍陳。無奇不有。貴族夫人。遊者絡繹。再數武。至新陳列品室。

武柄博士。急輟步。謂伯爵曰。是處二三日。前陳有西冕蘭畫伯之山水畫。可觀否。薔薇曰。母。俟各處觀訖。盡意題之。輕城伯曰。善。我與薔薇同意。於是復行。過水彩畫室。過彫像展覽場。古代名畫。羅列充積。就中尤以羅馬古代畫。拉虎耶兒之遺筆。稀世之珍。實難多觀。輕城伯暫離薔薇。至最新油繪水彩畫陳列所。薔薇孃伴立中室。徧閱各畫。武柄博士。見伯爵不在。急入薔薇之室。至孃右側。以左手挽其腰。右手指油畫曰。卿卿。此西冕蘭畫伯所畫之山水也。薔薇曰。呵。綺麗風雅。真箇名不虛傳。言際清香縷縷。芳入沁脾。博士心愈狂動。以目逼視薔薇之面。笑曰。畫美乎。如人美。僕得死所矣。孃見其意。褻默然不答。博士復曰。畫伯與我爲至交。前度見卿。心中不忘。已洩彼繪卿肖像。今朝夕懸左右者。皆畫伯之賜也。薔薇聞之。悚然。正色謂博士曰。猥褻語。不可使妾獨聞。博士是時。如半空霹靂。旋頭而下。心背皆冷。忽伯爵至。謂博士曰。好箇畫。伯山水。恨不能廣蒐羅之。博士亦笑曰。唯唯。見其畫。如入真景。僅前日見畫伯一畫。湖水翡翠。上泛扁舟。美人才子。音樂雜陳。令人生欲仙之感。伯爵曰。昨

夜一條學士。在僕邸小湖內泛舟。君何不與一席。博士謝曰。遲當試。但薔薇卿言至此。忽止。伯爵知之。謂薔薇曰。卿至期可來。勿使人悶悶。孃曰。妾何時來。伯爵屈指計曰。來週水曜日。卿可約一條君。同顧敝室。博士午後可命駕。二人諾之。於是三人出美術館。日已西墜。晚霞烟籠。行至中途。各別而去。武柄博士。復尾薔薇之後。悵望而返。歎曰。望美人兮天一方。帝天昏然。何時得如人願乎。正是

癡狂難邀美人恕。敢教授琴便一挑。

九 學士飛艇著成績

且說一條學士。自競馬之後。日夜於祕密研究場。擦衣執筆。率心腹職工數人。指揮製造。儼將成功。彼二十世紀所謂文明世界。其待職工。無異奴隸。反道叛德。全無平等之望。就中尤以土耳其爲甚。土耳其奴隸。多自掠奪。束縛其自由。一條學士深疾之。數年前。與輕城伯共遊土國君斯但羅虎兒時。其地有一殼利步斯機械大工場。職工數人。蒙其虐待。亞非利加人。惻然憫之。一日輕城伯以語學士。學士卽擲數千

金將職工救出。今日飛艇製造。自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及。且幸數人感其再生之恩。忠誠樸實。儼若義僕。故得以指揮如意。襄助勤謹。學士外遊。數人卽酷守工場。不稍離。學士亦厚加獎勵。以鼓舞之。平時全與自由。不少鉗制。實廿世紀文明社會之先倡者也。

自金曜競馬之後。學士夜自輕城伯家。車乘而歸。歸則機械大工場所造之吸鏢桿、曲肱、齒輪車、耶薄乃奪板、空氣榨唧筒、電氣發動機、螺旋瓦斯管、無煙火藥爆發機諸類。皆飭送而至。學士大喜。次日卽扃戶。親督職工數人。起重機、回旋輪、羅兒登勇機、方位盤、聯成電氣機、帶形鋸機、平飽盤、屈撓機、各機械之間。奔走布置。專心致意。以經營之。今將飛艇締造大略。述如左。

飛艇狀如寫兒補兒式之魚形水雷。上下二距離合度。長各七十四呎四分之一吋。全體高部二十七呎三分之一吋。低部二十二呎七分之三吋。上部有魚形水雷狀之瓦斯氣筒。中央直徑九呎二分之一吋。兩端爲銳角。下部同。中央部異之。形如角

魯登式。斜面銳角。銳角者。空中浮揚。重大之機也。方之普通氣球。瓦斯一八〇〇〇、六一〇。昇騰二四六〇、五〇〇以上。側面風力抵抗。亦爲之減。一條學士。苦心經營。不遺餘力。而於魚形水雷。上下連結。用烏呵他烏耶式大小螺旋管四十六。艇身中央橫斷面。前部十八。後部二十八。如網然。

飛行艇之成績。十已九九。一條學士。乃自命名。呼利母。殺布徠多式。阿兒米紐母式。爲金屬板。是板爲現世紀至輕之量。方之呵兒米紐母。輕尙過之。至以艇體重量言之。僅得五百十八磅。外乘組員六人。重約七百磅。其他食品器用。約八百磅。總之爲二千零八十磅。機關運轉。及空中昇騰飛行各機。皆學士新命名。英法最近之理學辭書。皆未曾有。實理化學社會飛躍之時代也。

飛艇於空中。昇騰飛行之運用果如何。今就其大者一二言之。魚形水雷狀之利母。殺布徠多式。阿兒米紐母長筒之內。下部爲機關室。及乘員居室。上部空中浮揚。爲瓦斯氣筒。並排空氣。其中所盛爆發浮動之瓦斯。爲一萬四千零八百利多兒。爆發

浮動瓦斯。世常以硫酸、亞鉛、及水化合所造。比之空氣。輕十四倍半。比之水素瓦斯。殆無之。水素瓦斯。於氣球內部。常呈靜狀。而並瓦斯大異之。全以瓦斯自身爆發之捷動力。方之空氣。輕二十四倍有奇。使武柄博士聞之。不知作何驚懼也。浮動瓦斯之成。實學士獨行孤詣。捷得之處。瓦斯之原質。非液體。非氣體。亦非藥品。化合。無煙火藥。自動爆發之因。即艇之上部。與大瓦斯氣筒。併立一圓形之筒。筒中火藥。傍下方機關運轉。傳於螺旋狀細管。自細管達於圓形爆發之機關。其速率一秒時至百八十次。左右震動吸鏢桿。吸鏢桿一開。火藥下墜。火藥既墜。吸鏢桿復閉。霎那流動。殆無間斷。至爆發一生。動力猛烈。初而生煙性重量之瓦斯。勃勃震盪。繼而自二十一螺旋狀細管。達分析機筒。瞬息間機關運動。煙性重量之瓦斯。乃分離。餘純粹浮動瓦斯。與惡分子瓦斯。惡分子瓦斯。忽於自動排氣唧筒排除之。是時純粹瓦斯。方之空氣。殆三十六倍有半。乃通於二十一螺旋狀細管。將艇之上部。大瓦斯氣筒。充物盈積。飛艇乃大昇騰。

飛艇既昇騰。去地一千尺。乃至二萬尺。若不欲再昇。俄然機關一轉。浮動瓦斯送輸之管口密閉。艇至空中飛揚。如浮水上。復將機關一轉。火藥爆發之動力無休息。平鉋大車輪七。同時回轉。猛烈潛熱之電氣力大生。電氣力一生。艇尾突出。大小異形。推進螺旋翼三。若風車然。一秒時轉至二百次。乃至五百次。艇斜掠如飛流星。平靜空中。一時間常速力七十哩。異速力三百哩以上。若颶風大起。自前部抵抗。則推進螺旋翼。一秒時五百旋轉。反以盡利用之神。如風勢順吹。自艇後部。則其速率。殆不可思。蓋空前絕後之大奇器也。

飛艇構造。大略如上述。要之一條學士於飛艇。全資火藥爆發浮動瓦斯之力。爆發一生。則猛烈之電氣亦因之。全部飛行機關。嘗因繪島女史之遺言。揚諸巴里每朝新聞。至其爆發力之利用。電氣力之組織。世無傳者。廿世紀之時代。將爲自蒸汽力移於電氣力之時代。倘自今數千年後。進行改良。則電氣之不可思。不可議。炳焯於世人之目者。實學士爲之嚆矢也。

飛艇下方，魚形水雷艇之上部，有一橢圓形小甲板。甲板上，一小氣象臺，探空電燈，備於是焉。復設一小速射礮，乘員居室，在艇之中央。張天鵝絨，兩舷開四窗，室內華麗。懸地圖，羅針機，花環，油畫，無不咸備。然居今以思，空中飛艇，一旦雄飛，世界億萬衆生，當如何驚喜拜舞。所難堪者，武柄博士耳。不意一月以內，絕世之偉業，竟成於豎子之手。善男子，大英雄，如之何不欽慕拜仰，追想當日之盛事耶。

且說一條學士，往來工場，指揮工作，復身先職工，役勞負重，不覺已有疲容。乃歎道：三年前繪島女史之遺言，輕城伯爵之勉勵，欲以不世之大業，集於眇眇之身。前途遠大，敢不自策。今日月已逝，所去者一間耳。天下事靡不有初，所難者最終之一日。若不策鞭猛進，飛行艇何時得以雄飛乎。言罷，以巾拭汗，欲少將息。忽聞戶外車聲，麟麟及戶而止。少間履聲輕移，至戶前，以指叩門，作琤琤響，緩聲呼曰：一條君，妾來矣。正是

花陰蓮步悄，
遮莫玉人來。

十 伯爵泛舟約知交

且說一條學士。聞叩門聲。忙振衣啟戶出迎。視之。乃輕城伯薔薇娘也。笑曰。無怪今日南風大競。吹得嘉客來。薔薇嬢亦笑曰。罪過罪過。前日欲偕輕城伯同謁君。聞輕城伯言。君大忙。故未果。今聞否。言罷。與學士親吻握手。親愛倍至。學士揖二人促膝團坐。一條學士曰。卿金曜競馬。推翻一時。僕俗務纏綿。未來相慶。今請補之。願薔薇卿萬歲。薔薇含波斜射。以袖蔽口笑曰。強嗅嗅。誰要君作此客氣語。幾羞妾。輕城伯亦笑曰。好祝辭。邀不得美人眷。我輩男子。無置身地矣。我爲一條君抱屈。薔薇嬢以掌輕敲輕城伯之背。大笑曰。好箇好事男兒。以此輕懲之。妾又非威嚴神聖之君主。復又非亙古震今獨一無二之英雄。誰要君自貶身價。在女子裙邊乞憐討生活。說甚麼祝辭不祝辭。說罷。三人撫掌大笑。一條學士復含笑面壁言曰。能乞憐便佳。天下尙有乞憐不得者。薔薇嬢行近學士之後。微以纖指。濡香茗。灑其面曰。君何言。以此權當洗禮。願千秋萬世。去垢潔污。一條學士順勢握其纖腕。二人兩目相對。含

互睨者久之。少間。輕城伯謂學士曰。有一樂事。今報君。水曜日。可至僕邸小湖內。相與泛小艇。掉清波。屆期。武柄博士亦至。薔薇卿善音樂。從來金玉護持。不肯爲外人道。來日佳會。可一聞之。學士搔額躊躇曰。二君屈邀。不敢不來。但前自君邸歸。定造各器械皆成。今正經營締造之時。恐不能應召。祈原恕。輕城伯曰。呵。原來如此。僕亦不敢相強。復顧薔薇曰。卿卿。爾意如何。薔薇孃以手弄帶。目學士而言曰。君勇猛精進。使人欽佩。旣如此。妾亦不敢相強。不知飛行艇何時爲飛揚之期。一條學士笑曰。卿不欽佩。更何人欽佩。今吸鍰桿與曲肱之組織。雖已告終。而最後之推進螺旋翼。必三四日後方成。度二十日可竣矣。薔薇孃喜曰。神速神速。贊歎者再。輕城伯亦大喜不置。少間。一條學士謂輕城伯曰。今見君與武柄博士。似甚親密。僕不敢以商賈讎發明讎。從中敗之。然博士小人。鷹視而狼顧。君曾對僕言之。今與親。即不可不慎。博士之學術。固爲可敬。而其鬼蛇。亦不可不防也。薔薇孃從贊之曰。君可謂知人之明。博士氣齷齪逼人。令人厭惡。前竟以非禮之言入中妾聽。輕城伯起立謝曰。蒙君

雅愛。敢不銘肺腑。但先夜與入美術館。觀洗冕蘭山水畫。已約之矣。今若背信。恐爲人笑。學士曰。非也。泛舟樂事。僕不沮。僕之言。在平日。非一時耳。輕城伯歎曰。處小人固難。然僕披誠相待。恐亦未必反嚙。說罷。謂薔薇曰。學士忙。曷去休。乃握手告別。乘馬車向巴里街市而去。正是

芳芷香草。以對美人。芝蘭金石。以報知己。

十一 小湖泛艇博士異變

且說水曜日。爲輕城伯相約泛舟之期。是日午前少出。午後卽歸。準備畫舫以待。輕城伯世爲貴族。富雄一方。而又天性風逸。庭園閑雅。邸內一大池。清波蕩漾。兩旁築假山。修迴廊。繞以紫堇之花。重以薔薇。孃善音樂。緩歌曼舞。知名一時。武柄博士心雖陰鷲。而貌竊風流。故輕城伯亦極一時之興。預飭僕价。又飭一小舟。準備水榭二三枝。樂器稱是。

薔薇孃酷嗜之樂器。惟擺呵領。西洋樂器其形似琵琶用法如胡琴及意大利

橫笛二種。常取以自隨。武柄博士。善胡弓七弦琴。四弦琴諸類。午後三時。二人皆至。薔薇嬢與輕城伯相見。春情嫋嫋。眉目含情。武柄博士着黑色禮服。冠黑色冠。氣象矍矍。至客室。寒暄數語。少間相結至池上。惟見清風拂水。時作細紋。落花數片。隨風聚散。三人共登畫舫。輕城伯謂薔薇嬢曰。卿素愛擺呵領。今日勉爲僕一奏之。薔薇微笑曰。可則可。但妾音濁。無意大利之風耳。乃於側取擺呵領上。謂二人曰。妾獻拙矣。言罷。以纖指按弦而奏。博士目眈眈。集於薔薇之身。不少瞬。旣而聞其樂聲。覺大珠小珠。遶舟而旋。博士喜甚。謂輕城伯曰。僕頗諳七弦琴。今樂甚。當一鼓。輕城伯曰。久聞君技。恨未與聞。今僕有家傳古琴一具。價值數千金。可一試也。言罷。取琴奉上。博士輕指一撥。音琤琤然。作金石響。贊曰。稀世寶也。不意君家有如此尤物。輕城伯笑曰。過譽矣。然其淵源。頗樂人聽。是琴乃羅馬中古美人素蘭兒完所手製。美人精樂律。善繪畫。才名豔一時。一日月夜獨坐。展琴一彈。百鳥羣集。婆娑而舞。有一豪家。懸千金。募人盜得之。美人失琴。抱恨以死。女死而亦無人能鼓者。後豪某死。其子嗜

聲色。終日作狹邪遊。有一名士。慕琴名。傾心以結於豪家之子。一日招豪家子飲。席間出美妓二。使侑酒。豪家子惑焉。請於名士。名士曰。我以二妓贈。爾不可無酬。豪家子乃出琴以易。後名士死。其琴爲英國某豪商所得。寶藏之。不肯示人。出必以從。至我國。有一民黨勇士某。求一觀。豪商不肯。反加誚讓。勇士大怒。直刃之。後勇士下獄。其琴爲先祖所得。言之殊笑人也。言罷。自取意大利橫笛。與薔薇併膝而坐。於是音樂並作。樂不可言。復一泛小舟。通芝原。過不柵之間。踰假山。約數矢之遙。小湖風景。爲天下冠。方之瑞士山中之西耶綠湖。尙似過之。水際周圍。近一英哩。紫堇盛開。迎人欲笑。橄欖之葉。倒映水影。時而游魚結隊。逍遙於水藻之間。湖之中央。水樹宏開。浮島峙立。島上奇花異木。茂林修竹。清香徐襲。綠蔭欲滴。不一時。至於莫耶之橋。三人以樂器置舟底。武柄博士。居舫。薔薇孃居中。伯爵於艫。方自撓水棹。溯洄小湖。覺春風拂面。襟懷爽然。伯爵乃置棹。謂薔薇曰。卿卿。可與博士取樂器。合奏悠兒鼓。領夕照之曲。乃取悠兒鼓。領。樂器名與薔薇。薔薇曰。餘暉尙高。安得便謂夕照。無已。請

奏瑞士山中湖上之曲。伯爵曰。亦佳亦佳。博士煩君一奏。言次。亦取七弦琴與之。博士笑曰。僕等皆各執一器。君何逃陣乃爾。輕城伯大笑曰。僕幾忘侑客之禮。僕平日惟好四弦琴。今忘攜來。當往取之。言罷。再撓水棹。至棧橋。一躍而上。薔薇心知伯爵一去。博士必有他變。忙呼伯爵曰。君少俟。妾當同行。伯爵曰。博士非他人。卿與彼共守小舟。勿使漂流。僕得即來也。言罷。健步而去。至假山後。已不能見。博士是時。坐對美人。艇內已無他人。恨不能直前摟抱。遂其宿願。薔薇覺博士之色有異。乃背身憑艇。眺望水際。博士是時。望美人之背。想像愛戀。其慾愈熾。坐立不安。輾轉徘徊。忽轉念一思。喜道。適在巴里街市購一烏蛇。欲以器飾觀之。今既如此。何不一試。乃於袋內探出。暗置薔薇裳中。故作驚狀。謂薔薇曰。卿卿。裳中遮莫是毒蛇。薔薇振衣一視。果見一蛇在裳中。反側匍匐。薔薇大驚。戰慄道。君來君來。直前抱博士。博士乘勢。以兩手力抱其腰。佯作失足。共蹶於舟。博士居上。薔薇居下。復故作驚惶。以身震動。作猥褻狀。不意蹶勢過重。小艇不支。水波震起。艇身轉覆。二人相抱。共溺水中。正是

偷香竊玉渾閒事。忍教名花催殘看。

十二 書閣置酒美人壓驚

且說二人共溺水中。其勢正危。猶幸武柄博士。素練水。泅浮如意。漸至棧橋之側。二人相抱共起。

薔薇孃前時華妝豔服。貌若天人。今忽全身濡淋。雲鬢散亂。花脣變色。秋波無力。生憐之態。不期而生。然危亂之中。尙不忘交際禮式。謂博士曰。累君矣。妾非君幾被溺殺。再生之恩。不勝感激。言未終。忽輕城伯攜四絃琴至。見二人濡態。投琴驚曰。何得至此。博士曰。君去後。僕與孃憑舷眺望。不意一蛇。從水中匍匐而上。附於孃裳。孃驚起飛立。直抱僕。僕蹶足共墜。舟遂覆。險煞。險煞。非天幸。幾負薔薇卿。薔薇孃亦擗蹙曰。君不知。幾嚇煞妾。博士見蛇時。已附妾裳。伯爵忙曰。苦君二人。苦君二人。毋怪來時心頻動也。言罷。忽怒氣振起。勃然曰。那得此生憎惡物。誓必殺之。乃請二人至書閣。出衣共易。薔薇於是重整花顏。再施粉澤。惟餘驚未定。形神不安。輕城伯置酒。與

二人壓驚。謂薔薇曰。使卿至此。僕之罪也。今請酬卿三酌。權當補過。不知卿能勿見咎否。薔薇孃曰。妾自取之。君何引過若此。今情興已衰。不能飲。請俟異日。博士起立曰。僕不揣。願代孃飲。於是二人互相傾卮。席間。伯爵慰言再三。惟博士述救薔薇之功。有矜色。伯爵離席謝曰。此恩僕受之。沒世不敢忘也。薔薇亦展謝不已。博士至此。氣愈揚。以爲市恩賈術。皆遂其謀。美人懷中物。不難金屋貯之矣。二人爲其所賣。皆如夜行迷離。茫無所知。亦宜以生死骨肉之德加之。險哉小人也。少間。伯爵召僕從數十人。謂之曰。池中有惡蛇。幾陷佳客。爾輩可沒水取之。得蛇復命。否則毋見我也。僕從唯唯遵命。至小湖。如伯爵言。得前烏蛇。殺之。正是

其人則鼠。其心則蛇。物蛇可殺。人蛇焉已。

十三 說婚姻橫遭美人怒

且說武柄博士。居棘遮覽街。白晝頗蕭寂。少通車馬。是日薔薇孃乘幌馬車。造博士之門。欲致謝昨日小湖援救之恩。博士是日。居祕密製造場。憑椅倚立。指揮職工。少

時獨言曰。鄙人有二願。一願薔薇美人。貯之金屋。朝夕偕樂。以終一生。一願飛行艇。捷足先獲。取稀世之賞金。踐女史之遺言。今二者皆有端緒。所去者毫髮間耳。再一着鞭。掌中物不難立致。彼時贏得鄙人撫掌矣。言罷。呵呵大笑。有得色。復斂目一轉。督叱工人。忽小使持名刺來報。博士忙冠戴出迎。謂薔薇孃曰。我道卿必來。今果如僕所料。卽握纖腕曰。如意卿請入。說罷。目梭梭如流星。視頭視足。滿面浮笑。至客室。二人相敘而坐。小僮薦香茗。茶罷。博士曰。玉人來良不易。昨日喫驚否。薔薇謝曰。驚亦不甚。但彼時頗難爲情耳。非君援。幾入水晶。博士笑曰。區區何足道。復面一紅。硬着唇頭說道。難得卿好身手。與人相對。如飲醕酒。骨爲之醉。薔薇嫣然一笑曰。其如君一人道好何。少頃置酒相待。席間言語正多。茲不具述。惟見閱半時許。孃辭出。再乘馬車。顰眉蹙額。覺有不快之色。命御者曰。鞭馬速行。毋延。博士送出。亦不顧而去。薔薇孃歸至袖葉侯爵夫人之邸。怒目而坐。指辣遮覽街言曰。薄行博士。欺我太甚。忽報武柄博士。送豔書至。蓋求婚也。孃見之。柳眉橫立。秋波直豎。將其書碎裂於地。

以書封擲還之。武柄博士。是時方獨傾麥酒。敬候佳音。不一時。小使抱鼠頭而歸。將書封呈上。博士忙拆觀之。蓋空書也。不覺怒氣勃發。忽強抑冷笑曰。天下多美婦。我除爾薔薇。偏娶不得美人乎。說罷。室內徬徨。獨往獨來。忽轉念曰。是人終不好相識。我誓必生致之。正是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雖高飛。終奈羅何。

十四 訪知己折破奸人謀

且說武柄博士自爲薔薇所斥之後。兀自不已。時以書致薔薇。抗辯再三。薔薇皆如前待之。不少假顏色。然自是薔薇不復如前之嬌媚矣。閱二日。自思曰。終日兀坐愁鬱。曾弗至故人處一談衷曲。乃命車直詣一條學士之家。其時去湖上之變。蓋四日也。

一條學士。聞薔薇來。急出機械室。振衣出迎。學士舉目視薔薇。覺前日如朝日芙蓉。曉風楊柳。柔媚之態。迎人欲絕。今忽沈靜斂抑。愁眉未展。不覺疑念大起。謂薔薇曰。

卿卿數日不見。有何憂鬱。薔薇歎曰。事難言矣。乃將泛舟覆溺。及博士無禮之狀。一告之。復曰。悔不聽君言。以至於此。學士聞言亦歎曰。僕早知有今日。似此舉動。恐覆舟之事。未必非彼之陰謀。薔薇聞言恍然曰。非君言妾幾不知。今一揣度。其情愈真。胡以毒蛇之來。不附博士而附妾裳。妾驚懼時。胡以不直驅除而抱妾腰。得毋爲彼所賣乎。學士笑曰。蛇之如何。姑不置論。然卿亦誤矣。彼兩目眈眈。見色欲噎。人皆以薄行博士稱之。卿何爲獨入虎穴。犯其飢渴。薔薇曰。君有所不知。妾以爲報施之禮。所不可無。前彼既有援我之德。若不親往一謝。人必謂妾薄情矣。學士曰。千錯萬錯。錯在當日。若當日俱樂部相會之時。直迸卻之。今日那得有此。薔薇曰。妾亦聚盡巴里之鐵。不能鑄一大錯字。當日美術館既爲彼所欺。何以復與之相約泛舟。得無愚乎。恐今後風波正長矣。言下慨然。學士曰。卿母憂。若再有書來時。可直語之曰。已爲輕城伯所聘矣。萬一不休。僕當與輕城伯共謀所以報之。萬事皆在僕身。區區豎子。不難伏也。薔薇諾之。移時無語。乃辭而去。學士送薔薇至戶外。望幌車之影。已不

能見。佇立歎曰。花如解語還多事。其薔薇之謂乎。余與薄行博士。決鬪之日不遠矣。
正是

爲誰輸到蛾眉恨。贏得男兒氣不平。

空中飛艇 卷上



本館出版部叢書

編第一	編第二	編第三	編第四	編第一	編第二	編第三	編第四	編第五	編第六	編第七	編第八	編第九	編第十
佳人奇遇	經國美談前後編	夢遊二十一世紀	補譯華生包探案	小仙源	案中案	環遊月球	英國詩人吟邊燕語	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	黃金血	第二集			
每本洋七角	每本洋五角	每本洋二角	每本洋二角	每本洋	每本洋二角	每本洋三角	每本洋三角五分	每本洋三角	每本洋三角				
										金銀島	回頭看	足本迦茵小傳二冊	降妖記
										每本洋二角	每本洋三角	每部洋一元	每本洋二角五分

編第五	編第六	編第七	編第八	編第九	編第十	編第一	編第二	編第三	編第四	編第五	編第六	編第七	編第八	編第九	編第十				
珊瑚美人	賣國奴	埃及金塔剖尸記三冊	懺情記二冊	奪嫡奇冤	英孝子 火山報仇錄二冊	第三集				雙指印	鬼山狼俠傳二冊	曇花夢	指環黨	巴黎繁華記二冊	斐洲煙水愁城錄二冊	撒克遜 劫後英雄畧二冊	桑伯勒包探案	一束綠	車中毒針
每本洋三角	每本洋四角	每部洋一元	每部洋五角	每本洋五角	每部洋九角					每本洋二角五分	每部洋一元	每本洋二角	每本洋三角	每部洋一元	每部洋八角	每部洋一元	每本洋	每本洋	每本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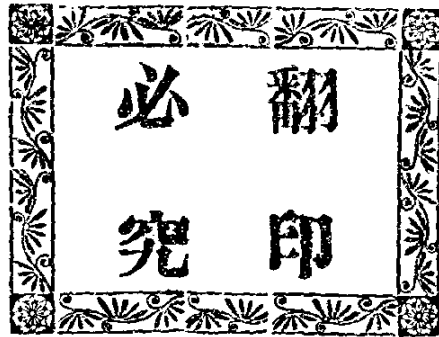
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初版
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再版

(空中飛艇卷上)
(定價每本大洋二角五分)

繙譯者 海天獨嘯子

發行者 中國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中國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福建路第二號



總發行所 中國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97

402261

61